

當代名作選

(中國文學)

第一

種

輯

湘

果

天馬書店印行

目次

湘 累·····	郭沫若(一)
鴨綠江上·····	蔣光慈(一七)
抗 爭·····	鄭伯奇(五二)

湘累

郭沫若

湘

序幕

洞庭湖。早秋，黃昏時分。

君山前橫，上多竹林蘆葦，有銀杏數株，參差天際。時有落葉三五，飛舞空中，如金色蛺蝶。

妙齡女子二人，裸體，散髮，並坐岸邊岩石上，互相偎倚。一吹「參差」(洞簫)，一唱歌。

(歌)

淚珠兒要流盡了，

愛人啊，

還回來呀？

我們從春望到秋，

從秋望到夏，

望到水枯石爛了，

愛人呀，

回不回來呀？

累、

湘

棹舟之聲聞，二女跳入湖中，潛水而逝。

此時帆船一隻，自左棹出。船頭飾一龍首，帆白如雪。老翁一人，銀髮椎髻，白鬚髯，袒上身，在船之此側往來撐篙，口中漫作款乃之聲。

屈原立船頭展望，以荷葉爲冠，玄色絹衣，玉帶，頸上掛一蓮瓣花環，長垂至臍；顏色憔悴

上。姊女須櫻掇之鬢髮如雲簪以象掃耳下垂碧玉之瑱。白衣碧裳，儼如朝鮮女人妝束。

屈原

這兒是甚麼地方，這麼浩淼迷茫地！前面的是甚麼歌聲？可是誰人在替我招魂嗎？

女須

嚶！你橫順愛說這樣瘋癲識倒的話，你不知道你姐姐心中是怎樣悲苦！你的病，嚶！難道便真有好的希望了嗎？

老翁

三閭大夫，這兒便是洞庭湖了。前面的便是君山。我們這兒洞庭湖裏，每到晚來，時時有妖精出現，赤條條地一絲不罣，永遠唱着同一的歌詞，吹着同一的調子。她們倒吹得好，唱得好，她們一吹，四鄉的人都要流起眼淚。她們唱倦了，吹倦了，便又跳下湖水裏面去深

深藏着。出現的時候總是兩個女身，四鄉的人都說她們是女英與娥皇，都來拜禱她們，祈禱戀愛成功的也有，祈禱生兒育女的也有，還有些癡情少年爲了她們跳水死的真是不少呢。

屈原

哦，我知道了。我知道她們在望我，在望我回去。唉，我要回去！我的故鄉在那兒呀？我知道你們望得我苦，我快要回來了。哦，我到底是甚麼人？三閭大夫嗎？哦，我記起來了。我本是大舜皇帝呀！從前大洪水的時候，他的父親把水治壞了，累得多死了無數的無辜百姓，所以，我纔把他逐放了，把他殺了。但是我又舉了他的兒子起來，我祈禱他能夠掩蓋他父親的前愆。他倒果然能夠，他辛勤了八年，果然把洪水治平了，天下的人都讚美他的功勞，我也讚獎他的功勞，所以我纔把帝位禪讓給了他。啊，他却爲了甚麼？他爲甚麼反轉又把我逐放了？我曾救過一個無辜的百姓嗎？我有甚麼罪過？啊，我流落在這異鄉，我真好

苦呀……喂呀，我的姐姐像葉在哭些甚麼？

女須

你橫順肯說你那樣瘋癲識倒的話，你不知道你姐姐的心中是怎麼地悲苦！

屈原

姐姐，你却怪不得我，你只怪得我們所處的這個溷濁的世界！我並不曾瘋，他們偏要說我是瘋子。他們見了鳳凰要說是鷄，見了麒麟要說是馬，我也把他們莫可奈何。他們見了聖人要說是瘋子，我也把他們莫可奈何。他們既不是瘋子，我又不是聖人，我也只好瘋了，瘋了，哈哈哈哈哈，瘋了！瘋了！

（歌）

「惟天地之無窮兮，

哀人生之長勤。」

往者余弗及兮，

來者吾不聞。

吾將紐思心以爲纆兮，

編愁苦以爲膺；

折若木以蔽光兮，

隨飄風之所仍！

累

滯

啊啊！我倦了，我厭了！這漫漫的長晝，從早起來，便把這溷濁的世界開示給我，他們隨

處都叫我是瘋子，瘋子。他們要把這美潔的蓮佩扯去，要把我這高岌的危冠折毀，投些糞

土來攻擊我。我所以從早起來，我的腦袋便成了一個竈頭；我的眼耳口鼻就好像一些煙

囪的出口，都在冒起煙霧，飛起火星；我的耳孔裏還烘烘地只聽着火在叫；竈下掛着的一

個土瓶——我的心臟——裏面的血水沸騰着好像乾了的一般，只迸得我的土瓶不住

地跳跳跳。哦，太陽往那兒去了！我好不容易纔盼到我纔望見他出山，我便盼不得他早早落土，盼不得我慈悲的黑夜早來把這濁世遮開。把這外來的光明和外來的口舌通通掩去。哦，來了，來了，慈悲的黑夜漸漸走來了。我看見她，她的頭髮就好像一天的烏雲，她有時還帶着一頭的珠玉，那却有些多事了；她的衣裳是黑絹做成的，和我的一樣；她帶着一身不知名的無形的香花，把我的魂魄都香透了。她一來便緊緊地擁抱着我，我便到了「一」絕妙的境地，哦，好寥廓的境地呀！

（歌）

「下崎嶇而無地兮，

寥廓而無天。

視儻忽而不見兮，

聽惘恍而不聞。

超無爲以至清兮，

與泰初而爲鄰。」

噯！這也不過是個夢罷了！我周圍的世界其實何曾改變過來！便到晚來，我睡在牀席上又何嘗能一刻安寢？我怕，我睡了去又來些夢魔來苦我。他來誘我上天，登到半途，又把梯子給我抽了。他誘我去結識些美人，可他時常使我失戀。我所以一刻也不敢閉眼，我翻來覆去，又感覺着無限的孤獨之苦。我又盼不得早到天明，好打破我深心中不可言喻的寥寂。啊，但是，我這深心中海一樣的哀愁，究竟可有破滅的一日嗎？哦，破滅！破滅！我歡迎你！我歡迎你！我如今甚麼希望也莫有，我立在破小的門前，只待着死神來開門。啊啊！我要想到那「無」的世界裏去！

（作欲跳水勢）

女須

（急挽勒之）

你究竟何苦呢？你這麼任性，這麼激烈，對於你的病體真是不好呀！夏禹王的父親正像你這樣性情激烈的人，所以他終竟……

屈原

不錯，不錯，他終竟被別人家拐騙了！他把國家弄壞了，自以為去諂媚下子鄰國便可以保全他的位置，他終竟被敵國拐騙了去了。這正是他「愚而好自用」的結果，於我有甚麼相干？他們為甚麼又把我放逐了呢！他們說我害了楚國，害了他的父親；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這樣的冤獄，要你們纔知道呀！

女須

你精神太錯亂了，你總要自行保重纔行。只要留得你健康，甚麼冤枉都會有表白之一日，你何以定要自苦呢！我知道你的心中本有無量的湧泉，想同江河一樣自由流瀉。我

知道你的心中本有無限的潛熱，想同火山一樣任意飛騰。但是你看湘水沅水，遇着更大的勢力揚子江，他們也不得不隱忍相讓，纔匯成這樣個汪洋的洞庭。火山也不是時常可以噴火，我們姐弟生長了這麼多年，幾曾見過山岳們噴火一次呢？我想山岳們底潛熱，也怕是受了崖石的壓制，但他們能常常地流瀉些溫泉出來。你權且讓他一時，你自由的意志，不用和他們在那醴穢的政界裏馳騁，難道便真有向別方面發展的希望了嗎？

屈原

哦，我知道了！我知道了！我知道你要叫我把這蓮佩扯壞，你要叫我把這荷冠折毀，這我可能忍耐嗎？你怎見得我不是揚子江，你怎見得我只是些湘沅小流？我的力量只能匯成個小小的洞庭，我的力量便不能匯成個無邊的大海嗎？你怎這麼小視我！哦，你是要叫我去做個送往迎來的娼婦嗎？娼婦——唔，她！她！鄭袖！是她一人害了我！但是我，我知道她的心中却是在戀慕我，她並且很愛誦我的詩歌。唔，那倒怕是個好法。我如做首詩去讚

美她，我想她必定會叫楚王來把我召回去。不錯，我想回去呀！但是，啊！但是，那個是我所能忍耐的嗎？我不是上天的寵兒？我不是生下地時便特受了一種天惠？我不是生在寅年寅月寅日的人？我這麼正直通靈的人，我能忍耐得去學娼家慣技？我的詩，我的詩便是我的生命！我能把我的生命，把我至可寶貴的生命，拿來自行蹂躪，任人蹂躪嗎？效法造化的精神，我自由地創造，自由地表現我自己。我創造尊嚴的山岳，宏偉的海洋。我創造日月星辰，我馳騁風雲雷雨。我萃之雖僅限於我的一身，放之則可汎濫乎宇宙。我一身難道只是些臙脂水粉的材料，我只能學做些臙脂水粉來，把去替兒女子們獻媚嗎？哼！你爲甚麼要小視我？我有血總要流，有火總要噴，我在任何方面都想馳驟！你爲甚麼要叫我「呢營栗斯，呢咿儒兒，如脂如韋，突梯滑稽」，以偷生全軀呢？連你也不能了解我，啊，我真不幸！我不想，出我纔有這樣一位姐姐！

（掩泣）

.....

屈原

（傾聽）

哦，剛纔的歌聲又唱起來了呀！

水中歌聲

我們爲了他——淚珠兒要流盡了。
我們爲了他——寸心兒早破碎了。

層層鎖着的九嶷山的白雲嘯！

微微波着的洞庭湖中的流水嘯！

你們知不知道他？

知不知道他的所在！

屈原

哦，她們在問我的所在！我站在這兒，你們怎麼不看見呀！

水中歌聲

九嶷山上的白雲有聚有消。

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沙有潮。

我們心中的愁雲呀，啊！

我們眼中的淚濤呀，啊！

永遠不能消！

永遠只是潮！

屈原

哦，好悲切的歌詞！唱得我也流起淚來了。流罷！流罷！我生命的泉水呀！你一流了出來，好像把我全身的烈火都澆息了的一樣。我感覺着我少年時分，炎天烈日之中，在長江裏面泅泳着一樣的快活。你這不可思議的內在的靈泉，你又把我甦活轉來了！哦，我的姐姐！你也在哭嗎？你聽見了剛纔的那樣哀婉的歌兒嗎？

女須

我也聽見來，怕是些漁家娘子在唱晚歌呢？

屈原

不然，不然，我不相信人們的歌聲有那樣淚晶一樣地瑩澈。

（屈原自語時，老翁時時駐篙傾聽，舟行甚緩。）

老翁

這便是娥皇女英的哀歌了。這歌兒似乎還長，我在湖中生活了這麼一輩子，聽了不

知道有多少次。我雖是不知道是些甚麼意思，但是我聽了總也不知不覺地要流下淚來。

屈原

能够流眼淚的人，總是好人。能够使人流淚的詩，總是好詩。詩之感人，有這些深切，我如今纔知道詩歌的真價了。幽婉的歌聲呀！你再唱下去罷。我把我的蓮佩通同贈你，（投蓮瓣花環入湖中）請你再唱下去罷！

水中歌聲

太陽照着洞庭波，

我們魂兒戰慄不敢歌。

待到日西斜，

起看簾中昨宵淚

已經開了花！